

重读甲午

中日国运大对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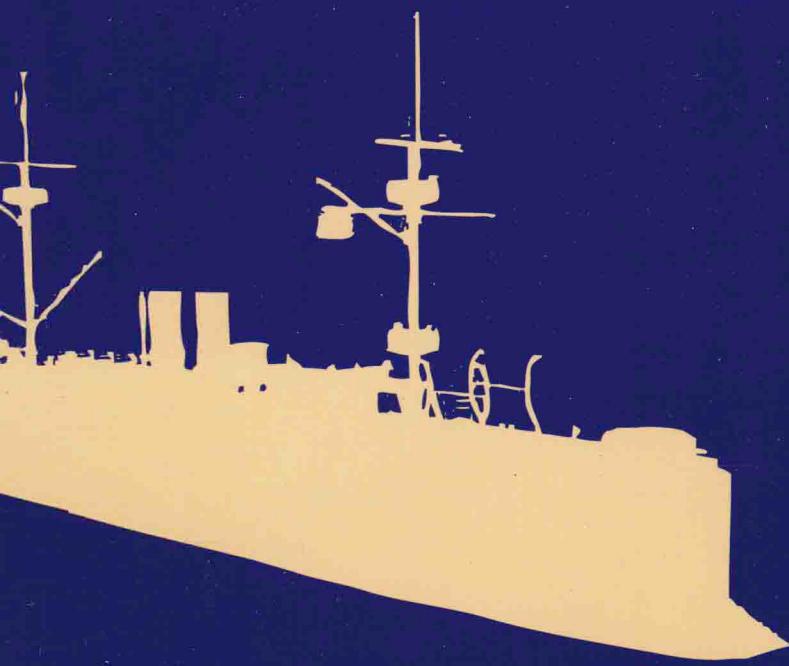
金满楼◎著

一场失去国土、财富，乃至尊严的战争；

一个庞大帝国陷入崩溃的临界点；

一头大象被蚂蚁绊倒的命运转折；

120年，甲午重逢，历史煮酒，我们真的警醒了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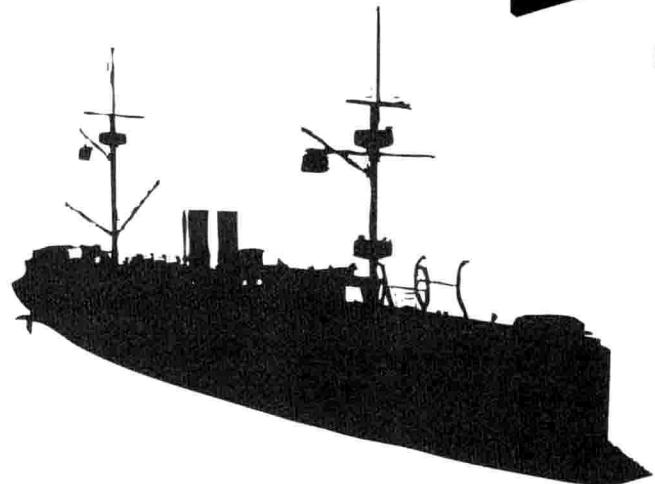


人民日报出版社

重读甲午

中日国运大对决

金满楼◎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读甲午 : 中日国运大对决 / 金满楼著.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15-2650-2

I. ①重… II. ①金… III. ①中日甲午战争—研究
IV. ①K25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1405号

书 名: 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

作 者: 金满楼

出版人: 董 娜

责任编辑: 宋 娜

联系电话: (010) 65369530



出版发行: 人民日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2870771 62875265 65369527 65369509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6.5

印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650-2

定 价: 36.00元

序

◇徐 焰

今年又是中国的甲午年，恰值中日关系紧张的多事之秋，研究和反思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在当下正形成一股热潮。遥想当年，日本对外首战获胜捞到崛起的“第一桶金”，中国则进一步沦陷于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甲午耻、犹未雪，多少年来一直是华夏热血青年心头的恨事。

不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又表现为理性化水平，而不是情绪化的简单激愤。对历史上的败绩灾祸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得到启迪，才能使坏事变成好事。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从一方面看，甲午战争对中国是一场大灾难；从另一方面看，此次败绩又极大地推动了我们这个古国的觉醒和进步。这正是回顾历史时应掌握的两分法。

日转强、中衰弱，战前理念已确定结局

对甲午之败，一百多年来不知有多少国人发过感慨——有指着颐和园船坊的吟诗之责，有大骂李鸿章卖国的口诛笔伐，也有对帝后不和、督抚难协的叹息。其实，历史表象后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经济体制，国家或民族的主导观念又与其伴生。在19世纪中叶，中日同样面临着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命运，但理念的差异，却导致这两个东方大国走上了一弱一强不同的道路。

2000年夏天，我作为赴日本参加亚太各国军官研讨班的中方军队代表，曾在日本人多少有些诧异的目光下来到日本最大的军港横须贺南面的九十九里滨，参观了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登陆地。这里相当于中国鸦片战争时的虎门，却树立着一座由明治时期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揭幕的“开国纪

念碑”。日本人对强手入侵本国，不但不反感，反而表示佩服，认为给自己带来了文明进步，值得本国努力学习。我深深感到，这一点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惊、可怕之处！

中国人在广东虎门所建的纪念馆，笔者也曾去参观过。里面讲的，主要还是介绍侵略者的“入侵”和我们的“抵抗”。这固然是对的，不过总感到缺少了另一方面内容。早在1853年，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便说过：“英国在印度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同样，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日本的大门时，带来的也是两个使命、两个机会。结果日本以投机取巧（主要是利用美英对抗俄国的矛盾去当打手），和维新变法的方式，避开破坏而抓住了建设机会。中国清王朝挨了英、法的打却仍冥顽不灵，只买些西洋枪炮而不做政治、军事体制变革，在洋务运动三十年间白白丢掉了建设的机遇期。

1894年甲午之战开始时，清王朝在日本面前已是一只腐朽的纸老虎，表面上有人口、经济总量、军队总数和部分武器的优势，实际上在国家的近代经济成分和军队的战术、技术和先进装备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若仔细分析双方的“硬实力”对比，此刻已是日强中弱，在“软实力”方面双方的差距更悬殊，胜败属谁在战前便勿庸龟卜。

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恰恰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多少年来，国人不断控诉日本侵略的暴行，这对教育后人自然必要，却不应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而需要从中日两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去做深入的研究，即达到真正的“知彼知己”。

千年沉梦醒自甲午，民族崛起以日为师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给中国带来最大的伤害，也带来最大的觉醒。梁启超便总结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1960年6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也说过：“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

一个人从自己的影子上最容易看到自身的缺陷。日本作为历史上中华文化的附庸而恰恰相当于一个影子，国人考察东洋三岛的崛起就能直观地看到自己的不足。从唐代到宋代，日本对华以仰视的态度大力学习，却有三点不学——

不采用科举制度，上层较务实；宫廷无太监，内耗相对少；家产行“长子继承制”不搞均分，贵族子弟奋斗精神强。从经济政策看，中国自古便有两条不如日本——中国单一重农，日本农商并重；中国重陆轻海，日本海陆并重。日本有这些传统强项，在明治维新后便激发出对外开放并重视争夺海权；中国的传统弱项，在西方打开国门和被迫搞洋务时则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古老农耕民族的保守封闭及在此社会基础上滋生的东方专制主义，长期阻碍了民族的复兴。

甲午战争之前，国人大多还迷信于“同治中兴”，对中法战争期间海军大败和陆上损失多少倍于敌的不光彩之事尽力回避，只将边境一场小胜宣传为“镇南关大捷”而自我陶醉。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后，先进的中国人才心悦诚服地向外学习，而且首先向日本学习。20世纪初，几万国内学子赴东洋留学，其中既包括国民党多数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西方的先进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经日本转手传到了华夏大地，日语还成为现代汉语引进外来词汇的主要渠道。中国的变法、革命乃至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也是以日本为坐标而进行的。

中国与日本为邻既是不幸又是幸运，抗日与学日相互交织，中华民族才走向了复兴。历史上的中强日弱，自甲午后变成日强中弱；目前又由“两强并立”转向中强日弱。这正是历经沧桑的人间正道！

注重“国民性”研究，明确本民族奋斗方向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一个民族的特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以简单泛用的阶级分析法代替了民族性研究，如提到日本侵华便说只是统治者的责任，讲起中国战败也只骂腐朽的当政者无能，“人民”的一切总是好的。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甲午战争便可知道，日本民众绝大多数是狂热支持侵华的；中国不仅清廷无能，百姓也是萎靡不振。

分析社会问题讲阶级性固然重要，不过民族特性也不容忽视，而且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矛盾时民族共同点往往超越阶级性。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便引用日文的“国民性”一词来分析中华民族传统中的优劣两面，《阿Q正传》便是剖析国民病弱的代表作。可惜这种研究后来在“革命群众不容污蔑”的一味颂扬声中湮没，不少教科书中只讲民族优长而忌讳提及短处，这种做法其实正是“形而上学猖獗”的表现。

重读甲午

中日国运大对决

中国自古以来注重和平，强调以礼服人，没有对外扩张侵略的文化传统，这是历史的优点并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不过，我们民族也存在一些不良的文化基因，如保守封闭、重农抑商，拘泥于大陆而轻视海洋。甲午战争的失败若从深层次分析，不仅慈禧太后、李鸿章和众多官员有责任，整个民族的传统病弱也充分暴露出来。正视和改变这些不良的基因，需要社会环境的整体改造。后来几十年的中国革命暴风骤雨荡涤了众多污垢，才迎来国家的新生。

今天的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面对的日本乃至整个世界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研究甲午战争史已不能再搞简单类比，而要探寻历史规律。通过深入地研究当年中日两国军事较量所暴露出的我们民族的积弊，并认清日本民族的一些传统特点，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深化现在正在进行的各领域的改革，这也是研究甲午战争史所能具有的现实意义。

金满楼的这本《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较完整地叙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尤其是对中日两国的对比研究和阐述，史实充分，脉络清晰，颇见功力，值得一读。

是为序。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少将，著名军事史专家）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一个琉球使者的非正常死亡 / 1

第一章 东亚的宁静结束了 / 3

1. 黑船来袭：炮舰下的开国	3
2. 跨海取经：“千岁丸”的上海之行	9
3. 尊王攘夷：激进派引来了四国联军	15
4. 王政复古：挟天子，打将军	21
5. 天皇气魄：让朝廷成为朝廷	27
6. 西南战争：集权运动的最后余波	33

第二章 洋务自强vs明治维新 / 40

1. 国门再破：叶名琛的忍与僧格林沁的莽	40
2. 千年变局：改弦更张方能救国安邦	46
3. 军工初创：造枪、造炮、造船	52
4. 教育得失：同文馆风波	60
5. 漂洋出海：同样是出洋，结果不一样	67
6. 取媚洋人：靠拢还得有行动	73

7. 殖产兴业：明治维新的成功密码	80
8. 侵华三调：军国怪兽初长成	87

第三章 琉球、朝鲜与海权 / 97

1. 日军侵台：妥协没有好结果	97
2. 海防塞防：谁是最危险的敌人	103
3. 海外孤国：眼睁睁看着琉球被吞并	110
4. 壬午兵变：第一次朝鲜事件	117
5. 甲申政变：第二次朝鲜事件	122
6. 看家护院：慈禧太后的格局观	128
7. 长崎事件：北洋水兵的洋斗殴	136
8. 猛虎在山：虚张声势吓不倒人	142

第四章 决战甲午 / 148

1. 东学党乱：事情正在起变化	148
2. 丰岛海战：日军打响了第一炮	155
3. 平壤惊雷：雨夜溃奔三百里	160
4. 决战时刻：黄海血战波涛涌	166
5. 靏战辽东：兵败如山倒	174
6. 威海沦陷：北洋舰队覆没记	181
7. 英雄狗熊：甲午战争中的众生相	186

第五章 战后之痛 / 193

1. 春帆楼外：李鸿章的外交荣辱	193
2. 台湾余波：就此沦落五十年	201

3. 列强账单：辽东半岛后事如何	208
4. 甲午赔款：巨金养虎终噬己	214
余 论 中国为什么战败及战败以后 /	220
附 录 /	232
参考书目 /	251

楔 子

一个琉球使者的非正常死亡

1879年10月，三名衣衫褴褛的海外客匍匐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痛哭不已，情极可怜，引起了众多过路人的围观。他们是谁呢？原来是做了“亡国奴”的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三人，他们在国王尚泰被日本人掳走后，历经千辛万苦前来母邦求援，以求“尽逐日兵出境”。但在他们的痛苦哀号声中，母邦却无能为力，事后只能发给他们三百两银子作为川资，让他们设法自行回去。

求助无望下，琉球国使者林世功在悲愤中自戕，希望以自己的死来唤醒母国的关注。殉国前，林世功留下一份“以死乞师”的遗书，其大意是：琉球国陈情通事林世功随同进贡正使耳目官毛精长等改装入都，叠次匍叩宪辕，号乞赐救。泣念奉王命抵闽告急已历三年，敝国惨遭日人益肆鸱张，宗社成墟，国王世子见执东行，百姓受其暴虐。今晋京守候，又逾一载，仍复未克济事，何以为臣？主辱国亡，皆由功等不能痛哭请救所致。如今惟有以死泣请王爷暨大人俯准，传召驻京倭使，谕之以大义，威之以声灵，妥为筹办，还我君王，复我国都，以全臣机节，则功虽死无憾矣……

林世功生于1842年，士族出身，1868年被琉球国王选拔到北京国子监留学。四年后，学成归国的林世功被任命为国学大师匠，继而被提选为世子尚典的教读师傅。1876年，在琉球国王与世子相继被日本掳为人质后，林世功与另一位密使向德宏来到福州请求救援，但陈情并未取得效果。三年后，日本吞并琉球，林世功与毛精长等人前往北京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援，但清廷对此无能为力。绝望之余，林世功将陈情书提交给总理衙门后，即于当年11月20日自尽身亡，时年38岁。

临终前，林世功留下两首绝命诗，一曰：“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二曰：“廿年定省半违亲，自认乾坤一罪人。老泪忆儿双白发，又闻噩耗更伤神。”林世功的慷慨赴死让朝中官员唏嘘不已，一些人自发组织起来，并捐赠白银二百两将其葬于京郊通州的

张家湾。

与林世功同行的使者向德宏，其妻是尚育王的女儿兼城翁主（即尚泰王之姐），他曾在天津数次见到李鸿章，并在提交的咨文明确指出：日方称琉球国王是日本人后裔、琉球是日本藩属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琉球有自己的神教，各种风俗仪式也都是沿袭中国礼仪；琉球通用中文，而且有自己的语言，日本之举，实为侵吞无异……

1885年7月，向德宏再次向李鸿章提交请愿书，其中称：“若复任日本横行，彼将谓天朝置敝国于度外。数百年国脉，从是而斩，其祸尚忍言哉！……为此沥情再甲相府，呼号泣血，恳求老中堂恩怜惨情，迅赐奏明皇上，严申天讨，将琉球日人尽逐出境，敝国主得归宗社，亡而复存……敝国上自国主，下至人民，生生世世，感戴皇恩宪德于无既矣！……”

文末，向德宏坚决表示：“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但是，由于当时的北洋水师尚未成为规模，这些琉球遗民的泣血陈情最终未能得到清廷官方的响应。对于向德宏，李鸿章私下里评价很高，称其“忠贞坚忍”，较“申包胥有过之而无不及”，“仁贤可敬，孤忠可悯。”但他当时能做的，也不过是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以免被跟踪而来的日本浪人所刺杀。

1891年，49岁的向德宏在悲愤交加中客死福州琉球馆。曾任清廷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感慨之余，专门写了一首诗悼念其事迹：“波臣流转哭涂穷，独自低徊说故宫。中有丹书有金印，蛮花仙蝶粉墙红。”随着向德宏等人的相继去世，琉球的“复国运动”也就日渐消沉，并最终湮灭于历史的尘烟之中。

林世功、向德宏的遗民故事尚有后话。十余年后，名士文廷式在笔记《闻尘偶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甲午战争期间，有民众向官府告发，说南城外羊肉胡同有个姓谢的人，鬼鬼祟祟，样子不像是中国人，倒像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后某官员派人前去缉拿，并从其屋中搜到一些来往书信。检视之后，却发现此人并非什么日本奸细，而是已在京师流寓十二年的琉球使团成员。尽管他每年都会上呈表文，但地方官员不肯为之上报天听；在京期间，其旅费全靠琉球遗民资助，窘迫异常，形同流离失所，其遭遇实在可悲可叹。

昔日之琉球，即今日之冲绳。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以吞并琉球始，以美军占领冲绳终，而其中对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侵扰，又以甲午年的巨创为烈。于今距甲午战争已120周年，抚今追昔，其悲其痛，又何独当年的琉球遗民？

第一章

东亚的宁静结束了

1. 黑船来袭：炮舰下的开国

1853年，虎门销烟的气息与英国舰队的硝烟早已散尽，东亚的海面上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就在这年的7月8日(日历嘉永六年六月三日)，在日本江户湾的浦贺近海，四艘夹杂着滚滚黑烟的大黑船突然从遥远的海面上直驶而来。此情此景，令岸上的人初而目瞪口呆，继而慌作一团。

当时的日本正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如晚清诗人、后来的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在其《樱花歌》中描绘的：“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日本一直孤悬于海岛之上，与世无争。但这次的“黑船事件”，最终改变了近代日本的历史走向。

四艘大黑船是美国培理准将率领的美国东印度舰队，其中两艘蒸汽舰、两艘风帆舰，为首的旗舰“萨斯奎汉那”排水量2450吨，另有蒸汽驱逐舰“密西西比号”1692吨，武装帆船“普利茅斯号”“萨拉托加号”也都在千吨左右。全舰队共有大炮65门，比江户湾所有的岸防炮还要多出一倍有余。^①与此相对应的，由于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禁造大船，他们当时最大的船也不过百余吨。这次的“黑船”来袭，在当地人的眼里就像是“山一样的庞然怪物”，加上舰体乌黑的神秘观感、炮口森严的沉默威势，日本人乍然间见到这四艘巨船，其震惊程度不亚于地球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撞见了外星人的星河舰队。

“黑船”到来的当天夜里，江户湾沿岸彻夜燃着火把，江户城内更是一片混乱。武士们忙着备战，平民们急于逃难，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更多的人拥进神社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在此紧张情绪下，

^① 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孙仁宗：《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江户城的商店大多关门歇业，就连妓院都被勒令关闭。据时人记载，“黑船”来袭的消息引得江户至京都一带流言四起，“一犬吠实，万犬吠虚。四舰五百兵之美国人，至江户市则成十舰五千兵。及至京都，更盛传军舰百艘，士兵十万。……喧喧扰扰，浮说百出，人心纷乱，恰如鼎沸。”^①

要说日方对此事件一无所知也说不过去。因为早在一年前，长崎的荷兰商人便已将美国舰队即将到来的口信告知了幕府，并劝其马上缔结日荷通商条约作为对策。但幕府对此半信半疑，认为这不过是“例行恫吓”，直到这次“黑船”真的来临，他们才算是如梦初醒。

经过一夜的喧嚣，浦贺奉行所（当地市政机关）的官员们派出一群巡查小舟将巨大“黑船”团团围住。但“黑船”根本不把这些小船放在眼里，他们不顾拦阻，直闯幕府划定的“进入即开炮”的禁区线。打又打不过、拦又拦不住的无奈之下，奉行所的翻译慌忙中用不生不熟的英语喊了一嗓子：“我会说荷兰话！”大黑船这才停了下来，双方开始接触。

不过，培理并没有打算把美国总统授予的国书交给低级的日本奉行所官员，他也不想绕到指定的开放港口长崎去递交，当然，除非万不得已，他也不会对日方动武。据说，培理曾将两面白旗交给日本人，其大意是：你们可以选择开火，但若是打不过想停战的话，届时这两面白旗就可以派上用场了……^②

据美国舰队翻译、传教士兼汉学家卫三畏的记载，培理舰队先到的香港，之后经琉球北赴日本。由于听说卫三畏会日语，所以坚持邀请他一同前往。卫三畏曾这样描绘双方的初步接触：“我们刚一抛锚，浦贺当局就采取了警戒措施，派了12艘满载士兵的船企图来包围我们。经过一番谈判，我们只允许他们派两三个官员到船上来，但我们拒绝和他们谈任何实质性的重要问题，而是让他们回去，并找一个高级官员来接受致江户当权者的一封信。”^③

对美国舰队的无礼与蛮横，日本官员感到既愤怒又惧怕，但他们终究离开了，之后派来四艘装满了武士的大船。那些人身强力壮，几乎赤身裸体，并不断发出野蛮的叫嚣声。样子看起来挺吓人，但日本武士们还是不敢接近美国船。卫三畏也认为，那一定是装满了大炮的巨型战舰起到了作用。到了晚上，美国舰队发射了四枚烟火弹，并向空中开炮，日本人更是被美国人的盛大声势搞得不知所措。

① 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

② 张承志：《敬重与惜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3页。

③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卫三畏记载说，次日一大早，浦贺所的最高官员来到船上，他在询问了美国舰队的来意后故作恫吓：你们这些个洋人，不去长崎而跑到这里，这是违反日本法律的！你们应当知道，我们日本的法律，是如何如何的严厉……美国人则答复他说，我们伟大的美国总统派要员给日本天皇送一封信，美国的法律也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①

听了这话，日本人总算松了口气，但他们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搞这么大动静就是为了送一封信？！在美方的坚持下，他们最后还是找了一个会说荷兰语的日本人前来交涉。对此，卫三畏也松了口气，因为他虽然在广州呆了20年时间，但之前只是跟几个文化程度相当差的日本水手学过一点日语，而且已经有七八年没有练习了。

不管怎么说，美国人虽然不会说日语，日本人也不会说英语，但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7月14日，在一个名叫久里滨的小村庄里，双方举行了信函交接仪式。那一天的场面很大，美国舰队共派出400人（50名军官、50名乐师、112名海军陆战队员，其他均为海员），全体人员全副武装，枪上弹，剑在手，保持高度警戒。日本方面也不示弱，他们派了50名官员和一支1500人的军队，另外还有数千闻讯赶来的围观者。对于美国人及黑船所有的一切，日本人都感到十分新奇，就连美国水兵喝剩丢弃的啤酒瓶子，他们也都奋不顾身的跳入海中将其捞起。在他们看来，这些啤酒瓶就如同月光宝盒一般稀有而神秘。

据卫三畏的观察，双方在交接仪式上都表现得举止得体，秩序井然，但除交接信函外再无其他内容。而这样的经历对日本官员来说似乎并不愉快，他们都直挺挺地坐在一种轻便的折凳上，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仿佛在接受审判一样一本正经。在卫三畏看来，日本人的衣服花花绿绿，相当怪诞，显示出他们的品味不高，比中国人的长袍差远了。^②

美国东印度舰队在江户湾呆了一星期后，由原路经琉球返航上海。离开前，培理话含杀机地告诉日本官员，对于美国总统的信函与要求要好生琢磨——特别要善待在日本海域停靠或失事的美国船只——在明年春天作出答复还不迟，因为他那时将率一支实力更强大的舰队前来听取答复。不过，若是日方不能合理对待美方要求的话，届时怕是不免要诉诸武力了。

1854年2月，培理果然率领九艘战舰（几乎是美国海军的四分之一）和上

^①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②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千兵力再次来到江户湾。这一次，他们没有停在浦贺而是直接开到了离江户只有15英里的海面。双方开始会谈后，日本人竭力建议美国接受以长崎为通商口岸的要求，并保证他们将善待因海难而流落日本的美国水手，同时答应为停靠日本海岸的美国船只提供给养包括煤炭供应。但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是，培理拿出中美《望厦条约》的文本，要求立即开放五个通商港口，否则的话，将“诉诸更大的武力，提出更严厉的条件。”^①

第二次江户之行中，卫三畏又请了另一位中文翻译（第一次也有个名叫老谢的翻译，不过他在途中病死了），这就是广东商人罗森。罗森的来历不是很清楚，不过从记载上看，他会英语，很可能是基督徒，他的职业或许是茶叶或生丝买办，之前写过一本《南京纪事》，说明他经历过太平军之乱，曾在上海一带呆过。这一次，罗森主要是作为卫三畏的中文助手而来，因为不管是在琉球还是日本，双方用中文笔谈都堪称顺畅无阻。

对这次的日本之行，罗森在《日本日记》一书中有颇多记载，如日方的防备，“初事，两国未曾相交，各有猜疑。日本官艇亦有百数泊于远岸，皆是布帆，而军营器械各亦准备，以防人之不仁。”第二天，插着一面蓝白旗的日本官艇将数名日本官员送上美国军舰，罗森观察他们的模样，则“阔衣大袖，腰佩双刀，束髻，剃去脑信一方，足穿草履，以锦裤外套至腰”，言语虽然不同，但可与之笔谈，并称“景仰中国文物之邦”云云。

颇有喜剧性的是，美方人员住进公馆后，日方又以馈赠之名送来200多包玉米（每包重200多斤），并派来90多位裸身“肥人”（即相扑），一人两三包地举着，将这些东西送到海边，完事后又令他们举行相扑表演，以示“日本之多勇力人也”。^②

谈判立约过程中，卫三畏与罗森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当时有个名叫明笃并爱好中华文化的日本人，他对罗森帮助洋人的做法很是不解：“您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正宗语言，去学外国人的语言呢？这不是孟子说的，‘下乔木而入幽谷’，弃明投暗吗？”罗森用诗歌回答了他：“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皆比邻”，其眼界倒很是开阔。在日本期间，罗森至少为日本友人题写了上千扇面，可见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之大。

罗森曾上岸游览，发现日本较中国远为开放，“稠人广众，男不羞见下体，女看淫画为平常。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于一室之中，而不避嫌者。每见

①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② 罗森、何如璋、黄遵宪等：《日本日记、扶桑游记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页。

外方人，男女则趋而争看。双刀人至，则走离两旁。”“双刀人”即日本武士，罗森发现其社会等级森严，走在大街上，“百姓卑躬，敬畏官长。人民肃穆，膝跪路旁。”由此，罗森认为，天朝的治安大不如日本，“夫一方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之风，亦未尝见。彼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之略，各有其能矣。”至于日本食物，罗森则肯定地说，“万不及于中国。”^①

1854年3月12日，德川幕府代表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又名《日美和亲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开放下田、箱馆（后来的函馆）为通商口岸；允许美国船只入港增补燃料、食品；日本应救助美国漂流而来的捕鲸渔民；美国在下田设立领事；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据卫三畏记载，“举行签字仪式时，日方特使带来了三份日文本的条约，一份荷兰文译本，还有一份中文译本。我们则带来了荷兰文和中文译本各一份，英文译本三份。”关于给予美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据卫三畏自己说，是出自他的建议，而他又是从中法《黄埔条约》中得到的启示。最后签字前，双方核实中文译本时发现一方的译本多了一个字，于是将之擦去不提。由此或许可以看出，中文在日美签约时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

日美这次达成和平协议，和培理的个人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培理曾在美国-墨西哥战争中担任舰队司令，并在海战中首先使用蒸汽战舰而被誉为“蒸汽军舰之父”。据卫三畏之子卫斐列的评价，培理将军有着丰富的经验、过人的才干，是执行此项特殊任务的最佳人选。他才思敏捷、眼光锐利，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曾指挥过海军、陆军，这使他深谙军事指挥和谈判之道。在与东方国家的官员周旋时，他表现得既耐心又严厉，既高贵又强硬，其间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②

美国成功敲开日本的大门后，西洋各国也都闻风而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又先后同英国、俄国、荷兰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1856年秋，曾任中国宁波领事的哈里斯调任美国驻日总领事，他于1858年强迫幕府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尔后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强迫日本签署了类似条约。这五国条约即日本近代史上的“安政条约”^③，其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以代替下田，增开长崎、新泻、兵库、大阪及江户为通商口岸；五国

^① 罗森、何如璋、黄遵宪等：《日本日记、扶桑游记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0页。

^②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③ “安政”为日本孝明天皇的年号。